

鐵樵函授醫學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一期



醫學史中編

第一期

歷代醫術名流列傳

醫緩 周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左傳

唐人得膏肓俞謂醫緩未知故不能治

醫和 周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爲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謂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左傳

案醫和所說六氣與天元紀大論等篇有異。呂覽盡數篇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又與醫和不同。古醫經今僅存內經，無以知其會通之說。

扁鵲 周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予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

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

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牴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搗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二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

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陝。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瀉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羹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

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令醫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史記

八

此齊桓侯非桓公小白乃田和子桓公午

文摯

周

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呂氏春秋

案華佗治郡守病。因噴毒吐黑血而愈。卽取法於文摯。

倉公

漢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結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卽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卽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分則嘔膿。能

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
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訖食飲。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
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
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
遏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
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
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
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
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澹澹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

有熱下湧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卽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

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者病必入中出及溺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口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漰。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